

CHUN XIANG QIU YUN
《儿童文学》2004 年度精选本



CHUN XIANG QIU YUN
春香秋韵



2

主编 徐德霞

《儿童文学》

精选 2004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20694



春香秋韵

CHUN XIANG QIU YUN

《儿童文学》2004 年度精选本

2

主编 = 徐德霞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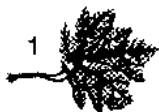
目录



童话



月亮尖叫时	车培晶	(1)
几何王国的天外来客	俞 愉	(40)
咋! 咋! 咋!	周 锐	(49)
芝麻巨人	肖定丽	(59)
会思想的书和一些很特别的故事	吕丽娜	(75)
奔跑的灰点	萧 萍	(88)
医生的一夜	张留留	(95)
如水柔骨功	范锡林	(108)
蝴蝶的雨衣	孙丽萍	(115)
少女安琪	玉 清	(124)
虹之舞	黄一辉	(132)
汪汪叫的兔子	余 雷	(141)
驿马	萧 袤	(154)
旋转木马	小 碗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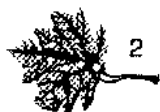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典藏书库

- 哥本哈根·人鱼恋歌 李志伟 (166)
快乐像遍地花开 王巨成 (178)



- 树是画面的主角 (组诗) 邱易东 (185)
老杏树 (外二首) 莫问天心 (187)
写信的浪漫 (外一首) 魏捷 (189)
翅膀与臂膀 (外一首) 涂明求 (194)
散步的叶子 贾为 (196)
童年 黄国辉 (198)
与花对视 (外二首) 彭天喜 (199)
蓝色的羽毛 (组诗) 王宜振 (201)
好孩子 (组诗) 薛卫民 (206)
邮寄自己 曹久霖 (209)
长大成人 再耕 (210)
携幻想穿行 (朗诵诗) COS 胤 (211)
占犁 胡弦 (213)
河东河西 (寓言诗·外一首) 赖松廷 (214)
寻问与呼唤 商泽军 (216)
树上的精灵屋 (童话诗) 黄岚 (220)
看不够的夜空 (三首) 小山 (222)
绿叶书签 (外一首) 冬婴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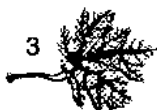


报告文学

- 如果云知道 韩青辰 (227)
兄妹俩“逃”入英国高等学府 大 刚 春 丽 (241)
志愿者广宇 立 极 (253)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孙宏艳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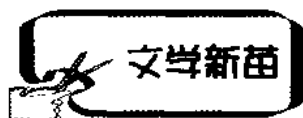
异域文学 书林撷萃

- 大师与中学生 津 远 (289)
我曾想做抢车贼 刘晓东 (291)
患难父子情
..... [美] 威廉姆·M·亨杰克斯 著 朱任辉 译 (294)
“三好生” 陈庆芭 (301)
宝贝，别怕 赵英黎 (305)
最后的彩虹蝶为生命而舞 小 羽 译 (310)
考试 [台湾] 李家同 (315)





三个名词里的目光	冰凌花 (319)
像猪一样飞翔	闲愁都几许 (323)
瓶装阳光	无忧流氓 (329)
一棵树	雨天心晴 (334)
我让你失望了, 母亲	az (337)
动物温柔	刑天丁 (343)
格加的雪夜	佚名 (348)
窗棂前的花悄悄绽放	Q点调皮 (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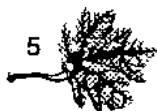


蓝月亮 (小说)	郑 帅 (359)
爷爷的扁担 (诗歌)	汪 洁 (367)
落日的余晖 (诗歌)	李 沫 (369)
爱, 永远不脏 (散文)	张卓雅 (370)
骷髅惊魂 (小说)	金肖依 (373)
我想我是鱼 (童话)	吴育芬 (390)





夏日心情（组诗）	杨 茜（393）
父债子还（小说）	董锐蛟（395）
将海藏入珍珠（诗歌）	张 硕（399）
宿命之风（组诗）	洪 枫（400）





月亮尖叫时

车培晶

发现狐狸

去年12月30日深夜，那天傍晚，风不再把窗玻璃刮得嗡嗡响了，紫色尘埃从混浊的天际徐徐落定，棉老师点名让我和佟小荷留下来布置新年教室，次日上午班级搞迎新年狂欢活动。每年到了这天，教室都被打扮得花红叶绿、流光溢彩，像一座大花轿。这一次又是我们在小学里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大家格外重视，棉老师给我和佟小荷布置任务时特别强调：“你们俩动动脑子，变变花样，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心里又发慌又高兴。往年布置新年教室，都是由佟小荷召集班里的几个能工巧匠来做，像我这样的女生向来是靠不上边的。

“放心吧，棉老师。”我急不可待地回答。

佟小荷白了我一眼。我知道，她对我抢她之先在棉老师面前表态感到很不舒服。她就是这么个人，她不喜欢让别人抢她的风头，尤其像我这样一个女生，她才不愿意看到我占上风



呢。

“辛苦你们了，拜托。”棉老师冲我和佟小荷点点头。我发现，他的目光转向我时别有意味，我似乎从中感觉到某种暗示，于是变得欢欣鼓舞。我很喜欢看棉老师微笑时的眼睛，它们很美丽，尽管它们害羞似的藏在眼镜片的后边，但我敢肯定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一双男人的眼睛。对了，你喜欢苏有朋吗？棉老师的眼睛非常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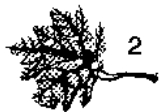
我们开始工作了。其实，我不过是佟小荷的一名小工，她是大工匠，一切都得听她的指挥。现在，她踏着桌子，而且还踏着我的肩膀，要把彩色拉花固定到墙壁上。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钉子钉牢。教室里的混凝土墙壁太硬了。

“唉，要是史花旗和林衣缘在就好了。”佟小荷感到无能为力了，史花旗是我们班最有力气的男生，林衣缘是班里的艺术家。“棉老师干吗不安排他们，唉，失策。”

“让我……试试。”我的声音低得很，甚至带点祈求的味道。不知为什么，在佟小荷面前我总也不能理直气壮，好像自己天生就是地位卑微的丫鬟，而她佟小荷与生俱来就是颐指气使的公主。

“你？”佟小荷轻蔑地朝我一连翻了五六个白眼儿之后，砰一声将锤子扔到了桌子上。“如果你能把钉子钉上，那我就能把钉子吃下！”

可最终我还是把拉花固定到了墙上，还有其他几面墙上的固定点，我都轻而易举地把钉子钉在了上面。这让我吃惊。确实吃惊。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能比得上佟小荷的事情，佟小荷是全校首屈一指的大牌女生，不管功课还是各项活动，她总能遥遥领先，站在一个光耀显赫的位置上，让我望尘莫及。我在她的面前，像一只瘸脚土鼠那样缺少信心。





现在我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一次了。

佟小荷呢，又惊又窘，她可是说过要把钉子吃掉的呀。我静静地注视着她，什么也不说，可能我的嘴角露出了一点得意的微笑。

“小弯，你很不简单呀！”佟小荷摆出大牌女生居高临下的姿态，拍拍我的脑袋——对于这种轻蔑，我早已习惯了，并没有什么不自在。“好吧，你继续，我，可以当你的小工，怎么样？”她说。

可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

我开始往天花板上挂花篮。天花板太高，踏到桌子上也够不着，我试着把两只脚踩到佟小荷的肩膀上。“佟小荷，挺住啊。”我说。花篮已经挂到天花板上了，可是佟小荷突然“噗”一声笑起来，她的身子猛然弯下，我从她的肩膀上滑落了下来，花篮被我拽到了地上，教室上空吊着的十几根彩色拉花也全部让我给带了下来。教室里一片狼藉。

“一号笨蛋！”佟小荷尖着嗓音叫道，“这些拉花都损坏了，夜里又没处买，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明天我们还要不要狂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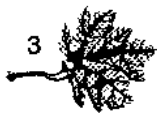
我害怕地看着地上的彩色拉花，“你不该笑，你不笑我就摔不下来……”

“你把我的肩膀踩痒了，还不允许我笑？岂有此理。”佟小荷翻着白眼球。“好啦，小弯，我够累了，这一切由你来收场好了，是你自己惹的乱子，与我无关。”

佟小荷用鸭绒服裹紧身体趴到课桌上，睡了。

我不知道她是真睡还是假睡，反正她发出的鼾响，就像蜜蜂王后看到一群忙碌的工蜂时发出的那种心满意足的弹翼声。

天已经黑下来，城市的灯火映耀着夜空，一弯细月从阑珊



的夜空中跳出来，仿佛天女遗落的银簪。校园里，只有我们六年（九）班的教室还亮着灯光。望着前功尽弃的工程，想到明天的联欢会，我害怕得从肠子里打出一串串哆嗦。

这时，教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细小的缝儿，棉老师缓缓挤进身子——他的身子犹如棉花糖一般的软，那么细窄的缝隙都能挤进来。

“小弯，一切顺利吗？”他关切地问，声音仿佛是从牡丹花芯里发出来的。

“放心吧，棉老师。”我忙打起精神。

“你准能行的，小弯。”棉老师颌首微笑。

我发现他的眼睛比白天还美丽，它们闪着绿宝石般的光芒，像碧潭中的月亮，又好似月光从绿柳丛后面穿过；哦，他的头发接近银灰色，耳朵也是银灰色的，两只耳朵似乎比平常要尖一些，好像……

“佟小荷她哪儿不舒服吗？”他问。

“她，困了……”我息事宁人地回答。

“那就别吵醒她。”他看了看佟小荷，然后转向我，又一次鼓励道：“你准能行的，小弯！”话音没落，一阵莫名其妙的风将门轻轻关上了，门掩住了棉老师的身影。

窗外，细月在寒空里飘摇，它挂在城市的两座高厦之间，两座高厦之间似有一根细链牢牢拴着它。从玻璃窗望过去，月亮如同一具银色秋千轻轻荡漾，闪烁。

已经过了午夜了，我俩在孤军奋战。想到棉老师期待的目光，我浑身是力量。真的，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一个人能担负起布置教室的任务。我惊喜地发现，那些拉花其实并没有损坏，它们重新被我挂满教室的上空，灯光下，拉花放射出绚烂的光彩，如同舞厅里的七彩灯光，漂亮极了。我用电光纸剪





了一串串舞蹈小人儿，小人儿下巴尖尖的，鼻子也很尖，我把它们挂在拉花的下面。一串串小人儿手挽手，在教室空中一飘一飘的，像舞蹈的小精灵。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说不清为什么自己的双手忽然间会变得如此灵巧，即便我们班的艺术家林衣缘也不会有这种即兴的创意吧。

我又设计了18盏谜语灯笼，每盏灯笼一个颜色，用竹条儿扎灯笼骨架，糊彩色纸，贴谜语条儿。我干得非常顺利，我一边干一边为自己吃惊着，甚至怀疑是不是有谁在一边偷偷地帮助我。

就在这时忽然停电了。真糟糕。可我不能停下来，借着从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我继续干，我必须要在天亮之前把教室布置完毕。

天花板比墙壁还硬，锤子与钉子撞击出的火星儿一闪一闪，说不清什么原因，火星儿就像闪电一样，不时将教室映得通亮。“砰砰砰”的锤子声，闪烁的火星儿，使梦中的佟小荷还以为到了除夕夜呢，她不停地梦吃着：“这么多的爆竹烟花，这么响这么亮。”

忽然，我发现黑暗中有一块黑影在半空中摇曳，响着窸窣的声音。是谁呢？是佟小荷在挂那18盏谜语纸灯笼？难道这位公主做了一个忏悔的梦，要在黑暗中赎过？

我悄悄摸过去，猛地抱住黑影。“佟小荷，你……”我叫了一半的声音咽了回去。我抱住的不是佟小荷，而是一只皮毛光滑的狐狸！同时，我还看到了一对藏在眼镜片后面的大眼睛，幽绿如宝石般的大眼睛。

“嘘——”狐狸轻声道，“这是最后一只谜语灯笼，你就要大功告成了。”

分明是棉老师的声音。



是他。

是他！

就在我愣在那儿的片刻，最后一只灯笼挂好了，狐狸“嗖”一下溜掉了。我突然变得异常兴奋，仿佛一下子骑到一匹狂奔的烈马的背上。我追赶到门口，发现门只开着一道细窄的缝儿——只有狐狸才能从这么细窄的缝隙钻出去。顺着门缝儿摸，我摸到了一条光滑柔软的狐狸尾巴，那一刻，我想到了佟小荷的妈妈喜欢戴的银狐围脖儿……就在我犹豫着该不该把它拽住时，光滑的狐狸尾巴从我的手指缝里溜掉了。我恍然大悟：这一夜是棉老师一直在暗中支持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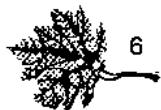
窗外，细月在夜幕上悠荡着，仿佛孤独的小船正驶离城市。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声尖锐的鸣叫，那声音宛若狼或狐狸什么的遇到困境时发出的呼叫，悠长的，像一枚响尾箭划过城市的黑夜，射向北海湾码头的方向。

是月亮在鸣叫么？

月亮会叫的，天上的每一颗星都会叫，这是很小的时候我就相信的。那时候我还相信银杏树、核桃树和木栅栏什么的也会叫。如今，我不再相信银杏树、核桃树和木栅栏会叫了，因为它们普普通通，离人很近，没有奇迹发生。但对月亮会叫，我仍深信不疑。

就在那声焦虑的鸣叫飘向北海湾码头之后，如同半只耳环的细月倏然隐退。天亮了。

佟小荷猛地从梦中醒来，“啊——欠！”她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喷嚏。她一定是睡感冒了。她的头发上落满了彩色纸屑，红红绿绿，像新娘。她想抖落纸屑，可无论如何也不成。她像验收工程的专家那样，倒剪双手在教室里踱来踱去，这儿看看，那儿摸摸。





“小弯，这是你亲手干的？有人来帮你忙了吧，是不是史花旗和林衣缘他们来过了？”她怀疑着，但很快找到了一个能使她心理平衡的理由。“是因为有我嘛，别忘了，我始终在场的，所以教室才会布置得如此堂皇。”见我没吱声，她又大言不惭地说，“不管你承不承认，至少，这里有我的一半功劳，啊——欠！”

7点过后，化了妆的同学们陆续走进教室。

“哇，教室好漂亮哟！”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聚到佟小荷沾满彩色纸屑的头发上，都认为她是布置新年教室的功臣，甚至还赞美她那让彩色纸屑点缀着的头发如何的美丽。

同学们忽略了我，我并没有感到有多么意外。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的话，也许会大喊大叫：教室是我布置的，佟小荷睡了一夜的懒觉。可我没有这样做。我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人，因为我从来都不会为一件事大喊大叫表白点什么，也从来没有任何委屈，一切在我看来都很自然，就像月亮永远只能在夜间有光辉那样自然。

毕竟，我在教室里忙碌了一个通宵，我的眼圈是黑的，如果大家仔细看会看到的，这些足够了。况且，我现在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别处去了。

那就是棉老师。

一地鸡骨

棉老师的眼睛非同寻常。以前，我总是希望看到这双眼睛，并喜欢静静地回忆、回味这双眼睛。在白天，我从那双眼睛中能看到翡翠色的底光——我想这一点只有我才能做到吧。我还想过，也许是棉老师戴的眼镜非同寻常，是它的奇异折



射，让我看到了一双与众不同的男人的眼睛。

我曾经在一篇作文里试着描写过棉老师的眼睛，作文里有这样一段：

……那是世界上最瑰丽、最奇妙的一双眼睛，它们并不很大，可它们时时刻刻都光彩奇异，那里面一定盛着许许多多迷人的故事；睫毛粗而密集，瞳仁如漆一般黑，眼白似湖水一样蓝，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眼白里面暗藏着鲜亮的翡翠绿色，瞳仁里隐有清纯的橄榄绿色，眨眼的瞬间，那里面犹如孔雀开屏般绚烂……

可是，教语文的妮老师说我得写得太离谱，甚至怀疑我的作文是在睡意骚扰、思维混沌的后半夜里写出来的。这篇描写棉老师眼睛的作文理所应当得了C等。

现在，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理直气壮地找到妮老师，对她说：“我的作文应该是A等，我描写的绝对真实。”

“那是狐狸的眼睛，魔鬼的眼睛，人怎么会有那样的眼睛呢？”妮老师武断地说，“你看看这个，这才叫真实的作文。”她把佟小荷的作文放到我面前。

“那是我亲眼所见。”

“小弯，你喜欢看《聊斋》之类的书是不是？”妮老师用怪异的眼光盯着我。“最好，叫你妈妈带你去看看心理医生。”

“不！”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定是大得过分了，因为妮老师变得恐慌不安，后来她借着接电话的机会躲开了我。

有两天放学后，我看见妮老师等在我家住的那条巷子里。她是准备向我妈反映我在学校里的情况，不巧的是，我妈一连两天都是夜班。她的计划落空了。

我希望看到棉老师的眼睛，可我又缺少面对它们的勇气。





一次，我看黑板上的板书时，乘机偷偷看了看棉老师的眼睛，四目相对，刹那间，藏在眼镜后的那双翡翠绿底的漂亮眸子蓦地暗淡下来，睫毛颤抖不已，就像即将脱落的松针。我诧异得很，吓得够呛。我再也不敢与棉老师对视了，我担心美丽的松针会脱落。

按理说，我属于抑郁型的女孩，可自从发现狐狸那天之后，我忽然变得不安分了，心里一直有一种东西在上下左右鼓动着，膨胀着，让我兴奋，总想大声唱歌，或者使劲儿踩响教室里的那架老式台风琴。从前，我说话时习惯让声音的一部分藏在喉咙里，而现在我说话就好像在发表演讲，高分贝，震聋发聩。这让同学们很奇怪，他们用那种惊讶、狐疑甚至恐惧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来自外星。

对于大家的反应，我虽然有些不自在，可是，我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真的。

放学时，佟小荷叫我：“小弯，棉老师要你去办公室。”

“OK！”我大声说。

佟小荷吓了一跳，嫉妒地耸耸眉毛：“算你交上了好运。”

史花旗问：“什么好运？”

“你还不知道呀？”佟小荷皱了皱鼻子，她的五官有非同常人的表演技巧。“想想吧，棉老师为什么让小弯参加布置新年教室，开天辟地呀！她会做什么？她那么笨，她做过一件让人满意的事情了吗？可棉老师点将居然点到她的头上。”

“每个人都应当轮到点好运。”史花旗说，“小弯是个喜欢把自己装在棉花套子里的人，也许她本来就很能干，只是平常不愿意表现，这类保守女孩，多的是。”

“小弯在你眼里是一朵牡丹花！”佟小荷讥讽道。

史花旗不高兴了，指着佟小荷：“你什么意思？”



我多么希望这位史花旗能教训一下这个自命不凡的佟小荷啊。

棉老师的办公桌上凌乱不堪，到处是教具、书本和粉笔，一把蛇皮胡琴横在那儿，琴弦松弛着像鱼饿着的肚子。棉老师一个人忧郁地坐在那儿，他似乎顾不得办公桌有多么乱了。

我走近他，我记起那天深夜双手触摸到狐狸皮毛时的感觉，心里亢奋不已，很想快活地跟他谈点什么。

见到我，棉老师眼帘低垂，怯怯不安，那样子像被主人卖掉的羊羔，和以前判若两人。我飞快地收敛起一颗激荡的心，我担忧他那粗而密集的睫毛会沿着眼镜玻璃滑落下来。我突然想，我必须向他做一项保证。

“棉老师，我发誓，决不会向别人说起那件事。”我说。

“喔，谢谢你，小弯。可是……”棉老师欲言又止，双颊泛起羞涩的红晕。

我清楚他想说什么。

“你不嫌弃狐狸？”他说。

“不。”我平静地摇摇头。

棉老师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他打开抽屉，打算拿水果糖给我吃，可他拉错了抽屉，那只抽屉里装的不是水果糖，而是白色的鸡骨头，满满一抽屉鸡骨头，他用力过大，抽屉从滑道掉下来，鸡骨头撒落了一地。“哦，我的头……好疼……疼……”他突然抱紧脑袋，身子向一边倾斜着，仿佛脑袋上戴着紧箍咒，正在遭到别人的诅咒。

我连忙扶住他。哦，他的身子好柔软，就像触摸鸭绒裤子的感觉。“没什么，让我拉一会儿胡琴吧，小弯，你回家吧。”他拿起桌子上的那把蛇皮胡琴，“对了，小弯，今天的数学课，都听懂了吗？”

